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坤傳卷首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劉人睿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菴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臣王時發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二

尚書埤傳

書類

提要

臣等謹案尚書埤傳十七卷

國朝朱鶴齡撰鶴齡字長孺別號愚菴吳江人
前明諸生是書前有考異一卷辨經文同異
後有逸篇偽書及書說餘一卷大抵以孔傳
為真故史記所載湯誥親受于孔安國者反

以為偽所見未免偏僻然中間埤傳十五卷
旁引曲證亦多可採如治梁及岐則取王應
麟之說而不用注疏屬在雍州之解沂水取
金履祥之言而魯之沂與徐之沂截然分明
于分別九州則取章俊卿之考索于西伯戡
黎則取王樵之日記如此之類頗見別裁至
于三江故道左袒郭璞殊嫌失考多士多方
併錄王柏更定之本尤失于輕信瑣說竄改

古經又堯典俊德謂徧考字書俊不訓大不知俊者大也乃夏小正傳文如是之類或亦間有疎漏要其詮釋義理而不廢考訂訓詁斟酌于漢學宋學之間較書肆講義則固遠勝焉乾隆四十四年九月恭校上

總纂官

臣紀昀

臣陸錫熊

臣孫士毅

總校官
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尚書埤傳原序

六經之學非訓詁不明然有訓詁不能無異同有異同不能無踳駁他經皆然尚書為甚蓋尚書者帝王之心法治法所總而萃也後世大典章大政事儒者朝堂集議多引尚書之文為斷義解一訛貽害非尠如誤解用牲於郊牛二而世遂有主合祭天地及南郊北郊之說者矣誤解九族與罪人以族遂有旁及母族妻族而坐之者矣誤解桐宮居憂復子明辟而世遂以放君負扆

真為伊周之事矣誤解金作贖刑始以黃金易黃鐵矣
誤解臣妾逋逃始以婦女從軍矣誤以洪範五行牽合
庶徵福極而介甫反之遂謂天變不足畏矣誤以弗辟
為致辟居東為東征而公孫碩膚之美不白矣誤解弱
水在條支崑崙即河源及書序成王伐東夷而漢武之
窮兵西北隋唐之越海征遼東皆不足戒矣嗟乎傳書
豈易言哉百篇之文火於秦殘於漢馬融鄭玄王肅之
徒開闢草昧甚為簡畧古文孔傳晚出書義稍顯孔穎

達為之疏雖正二劉

焯

之失未愜學者之心求其條貫

羣言闡明奧指信無逾于仲默集傳者但其意主於撥棄注疏故名物制度之屬不能無訛筆力視紫陽易詩二傳亦多不逮識者不能無憾焉考明初令甲本宗注疏蔡傳附之後又以蔡傳未精命儒臣劉三吾等博采諸說參互考訂名書傳會選頒諸學宮其後大全行而此書遂廢又其後制科專取蔡氏而大全亦度高閣白首窮經仍訛踵陋讀禹貢者河渠遷改眩若追風陳洪

範者九數相乘迷如辨霧此以攻經生章句猶隔重山
況望其酌古準今坐而論作而行卓然稱有用之儒哉
余竊用愍嘆此埤傳之所由作也記曰疏通知遠而不
誣書教也夫推之時務而有宜有不宜不可謂通試之
異代而或驗或不驗不可謂遠故列朝經筵進講必首
及尚書誠以三五以來崇功廣業咸出其中非徒古史
記言記事之體余之輯是書也主詁義而兼及史家臚
羣疑而斷以臆說務求為今適用之學庶幾孔堂之金

石絲竹不盡至於銷沉磨滅云爾若以仲默之書羣然尸祝不應輒有異辭則余且撝舌而退夫仲默作傳已不盡同紫陽之說何獨疑于生仲默之後者哉康熙癸丑正月哉生魄松陵朱鶴齡長孺甫書

尚書埤傳凡例

經文不全解故不全載昔趙子常

沔

說春秋有杜氏補

注一書專取杜注之闕畧舛謬者訂正之予此書實倣其體學者先讀蔡傳然後參觀此書斯本末畢見矣

漢唐二孔氏去古未遠名物度數之學多得其真蔡氏訓釋義理誠迴出注疏之上然稽古却疎又一事而前後異解往往有之今備加剖析取注疏為主參以諸儒之說其二孔舛誤已經朱蔡改定者不更述焉

書以道政事故先儒說書多援後代事為左證予竊取其意於諸家參論古今之說多從采摭至禹貢一篇賦稅漕渠田功水利所載特詳

書解自注疏而外有蘇文忠

賦

書傳黃宣憲

度

書說呂

成公

祖謙

書說他如王介甫

安石

林少穎

之奇

葉少蘊

夢得

鄭漁

仲

樵

吳才老

臧

晁以道

說

程泰之

大昌

吳斗南

仁傑

蔡季通

元諸家之說皆為朱子所稱蔡傳既行諸家盡廢又如

章俊卿

如愚

黃東發

震

王伯厚

應麟

吳幼清

澄

金吉甫

履祥

鄒

晉昭

季友

王魯齋

栢

近代如王恭簡

樵

鄭端簡

曉

袁坤儀

黃諸家皆能發明古義為仲默功臣余蒐緝雖勤僅存

梗概學者當求全本讀之

先儒之說已引入
蔡傳者今不重出

唐宋以來諸名家文集中其論說有與書義相證發者
多節鈔之以備觀覽

仲默所解天文厯律得之家傳其粹義精言又多得之
朱子今人盡讀蔡傳蔡傳實未易讀也今於其難解處
特詮釋一二

書句難點朱子嘗言之矣今俗師斷句多不古諸說中
有更正者附載焉

書經考異

經文主監
版注疏

堯典曰若稽古

毛晃增韻曰與粵同古文尚書作
粵又通作越召誥越若來是也

欽明

文思安安

王應麟曰尚書考靈曜作晏晏鄭氏注寬與
容覆謂之晏第五倫疏體晏晏之安馮衍顯

志賦思唐虞之晏晏

格于上下

格說文引書作假按
假有格音古頤切

克明俊德

俊

學作峻按韻會俊祖峻切峻須
閏切音近義不同辨詳埤傳

平章百姓

平史記作便
後漢書班固

引作辨注引鄭玄云別也

協和萬邦

史記協作合邦作國按史記
漢書引書邦皆作國避諱

黎

民於變時雍

變漢書
作蕃

欽若昊天歷象日月星辰

史記欽
若作敬

順歷象宅嵎夷

宅蔡邕石經作度史記作居下同朱子
曰古字宅度通用愚按說文宅託居也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埤傳

二

從心毛聲故古有鐸音毛詩其究安宅此維與宅皆音鐸是也又釋名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此有相度之義故古宅與度通岨夷史記作郁夷說文作岨峽釋文云考靈曜作禺缺六經正誤云缺古鐵字蓋峽誤而為缺也

寅賓出日平秩東作

史記作敬道日出便程東作

以殷仲春

仲史記作

中音仲下同

鳥獸絜尾

史記作字微

平秩南訖

史記作便程南訖

宅西曰

昧谷

王應麟曰鄭玄注周禮引書作度西曰柳谷虞翻謂當為柳谷古柳卯同字而誤以為昧裴松之謂

翻言為然魏文帝時張掖柳谷口水溢涌寶石負圖即其地也愚按集韻昧古作眊與古文眊字形相近故漢

人有柳谷之說不足信

寅饒納日平秩西成

史記作敬道日入便程西成

厥民

夷

史記作其民易

厥民隩

史記作其民燠

鳥獸氄毛

說文作隼髦隼而尹切又人勇切毛

也 碁三百有六句

碁說文作棋有古與又通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定史

記作正邵景迂云古文作正開元誤作定

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史記作信飭百官衆功皆

興漢書

作皆美 脩子朱啓明

史記作繼子丹朱開明開避諱

驩兜曰

兜說文作兜韓愈詩

開弓射鵬毆注云驩兜尚書古文作鵬毆

共工方鳩僝功

史記作旁聚衆功說文作旁速僝功

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

史記咨作嗟岳作嶽下同洪作鴻蓋稷同

方命圮族

史記作負命毀族

不德忝帝位

史記不作鄙正義云鄙俚無德

克諧以孝烝烝

乂不格姦

史記克諧作能和乂作治格作至

舜典舜讓于德弗嗣

史本紀作

不憚自序云唐堯遜位虞舜不台索隱曰古文作弗嗣今文作不怡怡即憚也台古通作怡班固典引亦作不

怡愚按從不怡無理太史公蓋未見古文也

在璿璣玉衡

璿後漢書作璇

類于上帝

類說文

編于羣神

編史記作辨

輯五瑞

輯史記漢書作揖韻會輯通作揖周南螽

斯羽揖揖分是也

東巡字

釋文云本亦作狩後漢書張純引亦作狩

至于岱宗柴

說文

作柴下從示唐張參五經文字云柴本作柴經典取燔柴之義多從木馬氏云積柴如牲其上以焚之

格

于藝祖

史記作至于禰祖廟釋文云藝馬融王肅云禰也

惟刑之恤哉

恤史記作靜徐

廣曰今文作謚謚靜也

流共工于幽洲

洲孟子作州史記作陵

竄三苗于三

危

竄孟子作殺

讓于稷契暨臯陶

說文作僂臯咎繇臯暨古今字史記作與黎民

阻飢

阻史記漢書作祖徐廣曰今文作祖祖始也索隱曰古文作阻飢孔氏云阻難也阻祖聲相近未知

誰得五品不遜遜史記作訓寇賊姦宄宄史記作軌五流有宅

宅史記作惟明克允史記作疇若予工若史記作教胄

子胄史記作八音克諧諧說文作朕聖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史記作畏忌讒說黜陟幽明黜史記作絀大禹謨帝德廣運

呂氏春秋引夏書曰天子之德惟影響鄒季友曰影古

加多此天寶三載衛包改古文從今文倣戒無虞朱子

云倣古文作俾勿壞左傳作降水倣予降孟子作洛愚

敬唐改今文孔傳云水性流下故曰降水今集傳予懋乃德懋說文

作洛蓋因孟子易之義實從洛為長予懋乃德懋說文

氏曰懋樹古今字

皋陶謨惇叙九族

史記作敦序

庶明勵翼邇可遠

在茲

史記作衆明高翼近可遠在已

禹拜昌言

昌史記作美

巧言令色孔壬

史記作善色佞人

載采采

史記作始事

亂而敬

亂史記作治

剛而塞

塞說文作

憲史記作實

彰厥有常

彰後漢書作章

夙夜浚明有家

史記作蚤夜翊明

日

嚴祇敬六德

祇史記作振

翕受敷施

敷史記作普

撫于五辰

撫說文作

改云古尚書撫字

無教逸欲有邦

漢書王嘉封事作毋教佚欲有國

天工人其

代之

工漢書作功

自我五禮有庸哉

釋文云有庸馬本作五庸按後漢書梁統傳亦

作五

懋哉懋哉

懋爾雅注作茂云茂懋古今字

自我民明威

釋文云威馬本作畏

威畏古字通王應麟曰古文本作畏今作威衛包所改

思曰贊贊襄哉

史記作思贊道哉

顧炎武曰書臯陶謨思曰贊贊襄哉呂刑今爾罔不由慰曰勤易大畜九三曰閑與衛皆當作日古人曰二字同一書法惟曰若之曰益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釋文云艱

上畫不滿與日字異耳

馬本作根謂根生之食釋名艱根也

藻火粉米黼黻絺繡

王應麟曰古文尚書及說文作

璪火黼黻黼黻林艾軒云黼黻黼黻當各為一物璪如玉璪之璪為璪之狀而以火旁飾之火因物而後見耳

希冕謂黼黻黼黻皆從黼同蓋有由來也

作會

釋文云馬鄭本作繪會繪

古字

在治忽

史記作來始滑索隱曰古文尚書作在治忽今文作采政忽漢書作七始詠注云七

始者天地四時人之始也忽又或作習黃潛曰采與在消與忽音相近來與采始與治七與在詠與忽文相近

政與治義相近諸儒皆隨字解之

欽四鄰

史記作敬四輔臣駟引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輔

前曰疑後曰丞

捷以記之

捷說文作遽

敷納以言明庶以功

左傳引夏書賦納以言明試以功

敷同日奏罔功

史記作布同善惡則無功

娶于塗

山

說文作予娶僉山

弼成五服

弼說文作叩必切輔信也

鳥獸蹢躅

說文作蹢

膳云鳥獸來食聲說苑作鶴鶴

蕭韶九成

古文尚書作蕭聲說文舜樂曰蕭韶蕭以竿擊人也所角

切又音蕭孔安國訓為蕭管之蕭辨詳埤傳

勅天之命

勅史記作陟

元首叢脞哉

脞說文作脞昨禾切日小也徐曰今從月非

禹貢隨山刊木

刊史記漢書作栗下同

于岳陽

岳史記漢書作嶽下同

覃懷底績

底績史記作致功下同

恒衛既從

大陸既作

恒史記漢書作常避諱下同作史記作為

鳥夷皮服

鳥史記漢書作鳥鄭云鳥

夷搏食鳥獸者

濟河惟兗州

濟漢書作汴下同韻會云詩出宿于汴注沅水東流書作濟與汴同

說文作汴徐曰今多作濟故與常山濟水相亂惟史記作維下同兗史記作沅

澠沮會同

澠史記漢

書作雍

厥草惟繇

草漢書作少繇說文作繇

作十有三載乃同

載史記漢書作

年乃漢書作迺

厥篚織文

厥史記作其下同篚漢書作棐下同

達于河

達史記漢書作通下

同澠淄其道

釋文云澠本或作惟又作維漢書作惟菑其史記作既

海濱廣斥

漢

書作瀕下同斥史記漢書作瀕史多厥田斥鹵一句

厥篚壓絲

壓史記漢書作翬

淮沂其

又史記作治

蒙羽其藝

藝史記漢書作蓺下同

大野既豬

大野漢書作泰埜豬

史記漢書

作都下同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

釋文云埴鄭作壑徐鄭王皆讀如熾韋昭

音試漸本又作薪包或作苞

羽畎夏翟

翟漢書作狄

蠙珠暨魚

釋文云蠙本又作玼

音同暨史記漢書作泉下同

達于河

釋文云河如字說文作荷即荷澤金仁山以為古文尚書作荷

韻會引新安王氏說以為應從荷非也辨詳埤傳

陽鳥攸居

攸史記作所漢書作迺下皆同

蕩既敷

史記篠蕩作竹箭下同敷作布

瑤琨篠蕩

釋文云琨馬本作璣漢書同蕩周禮註作

第云盛筓器也

汭于江海

釋文云汭馬本作均云均平鄭云均讀曰汭史記漢書皆作均江海

江孔殷

史記作甚中

沱潛既道

潛史記作沱漢書作沱下皆同郭璞云沱潛古今字既史

作雲土夢作人

史記作雲土夢為治索隱曰夢一作瞢鄒誕生又作蒙漢書雲夢二字連沈括

曰石經倒土夢字唐太
宗時得古本始改正
杔榦枯柏釋文云杔本又作榦
石

砥咎丹

砥漢書作厲

九江納錫太龜

納錫史記作入賜

逾于洛

逾漢書作

踰洛史記漢書
皆作雒下同

榮波既豬

史記作榮播既都索隱曰古文尚書作榮波今文作榮播

播是水播溢之義書疏
云馬鄭王本皆作榮播

導荷澤被孟豬

導史記作道下同荷史記漢書

皆作荷下同孟豬周禮作望諸左傳爾
雅作孟諸史記作明都漢書作盟豬

厥貢漆臬締紵

臬史記作絲

厥篚織纊

纊史記作絮

岷嶓既藝

岷史記作汶漢書作嶓後皆同說文

又作

厥土青黎

史記作其土青驪

西傾因桓是來

漢書傾作頃來作徕

逾

于沔

逾史記作踰下同

澧水攸同

澧漢書作鄧下同

終南惇物

惇史記作敦

至于豬野

豬史記作都野漢書作壑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史記宅作度丕叙作

大崑崙析支渠搜

崑崙史記作昆侖漢書作崑崙析支後漢書作賜支搜漢書作史

導

岍及岐

岍史記漢書作汧

砥柱析城

砥史記作砥下同

至于陪尾

陪史記作

負漢書作倍師古曰讀曰陪又作橫

至于孟津

孟史記漢書作盟

至于大伾

釋文云本

或作坯或作

嶓冢導漾

漾史記漢書作養

為滄浪之水

滄史記作蒼

至于澧

澧史記漢書作醴

東迤北會于滙

石經及監本注疏皆作于滙今本多作為

滙金仁山云若至彭蠡則江漢合流久矣當作北會于漢蓋江勢迤北處正受漢口此說有理但經文不可輕

改鄒季友書傳定

溢為榮

溢史記作洑漢書作軼

四隩既宅

隩說文作

填史記漢書作
奧宅史記作居

九川滌源

源史記漢書作原

六府孔修

孔史記作甚

納總納銍納結

釋文云結本或作楷馬云去其穎前漢書作內總內銍內夏

二百里

男邦

史記作任國王應麟曰書傳男任也任王者事王莽封王氏女皆為任蓋男任古通用

甘誓

天用勦絕其命

鄒季友曰說文勦絕也古文尚書作剿今文作剿其作勦者自訓勞也于此義

不通蓋篆文刀力相似而傳寫之訛耳六經正誤云勦絕之勦從巢從刀子小切非從力也從力者楚交切禮記毋勦說是也愚按今監版注疏勦從刀蓋因前辨而改之坊本集傳仍誤從力

五子之歌民

可近不可下

國語引云民可近也而不可下也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

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

左傳引云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

亂其紀綱

乃滅而亡 關石和鈞

和國語作鉢

盾征聖有謨訓

左傳祁奚引作鑒勲

不及時者殺無赦

及荀子作逮

仲虺之誥

仲虺史記作中鬻音壘說文同荀子

作歸或作器

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

孟子湯一征自葛始

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又云湯始征自葛載以下同

徯予后

予孟子作我

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

荀子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友

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已若者亡

覆昏暴

釋文云暴本或作競

湯誥敢昭告于

上天神后請罪有夏

論語敢昭告于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

與之戮力

說文

作戮戮勦古字通

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

在上帝之心

論語帝臣不蔽簡在帝心

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

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

論語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國語余一人有

舉無以萬夫萬夫有舉在余一人

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

漢書惟太甲元

年十有二月乙丑朔說者謂朔旦冬至之歲

伊尹祠于先王

漢書伊尹祀于先王誕資有牧

方明說者謂冬至越弗祀先王于方明方回曰方明木為之繪以六色飾以六玉如神之有主儀禮有之他經

未見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孟子天誅造攻自牧官朕哉自亳哉載古字通

從諫

弗弗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

荀子引書云從諫而不拂微諫而不

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

太甲辟不辟

禮記作朕辟不辟

旁求俊彥

釋文云俊本或

作無越厥命

釋文云越本又作粵

茲乃不義

釋文云義本又作誼

自作孽不

可逭

孟作活

後來無罰

孟子作后

視乃厥祖

集傳本

有一德厥德匪常

顧炎武曰石經及國子監注疏本皆作匪常唐柳澤上書引此亦作匪常

今集傳作靡常非是

慎官惟賢材

集傳作才按才材並見說文有別

七世之廟可

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呂氏春秋作七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

謀盤庚

釋文云盤本又作般左傳作盤庚之誥

若顛木之有由蘖

說文引書作粵

枅由古文作粵徐鍇曰說文無由字本作𣎵以周切木生條也今尚書去已作由蓋古文省也而後人為因自

之通稱已讀若含徐鉉曰孔安國注尚書不昏作勞釋文

以由為用用枅語不通枅又作𣎵五葛切

云昏本或作腎音敏鄒季友越其固有黍稷釋文云越本又作粵

相時儉民

儉說文作慤息廉切利口也

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

予一人有佚罰

國語引般庚國之臧則維汝衆國之有逸罰

乃有

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剿殄滅之無遺育

左傳作其有顛越不共則剿殄無遺育

說命

釋文云本又作亮陰三祀

禮

記

作諒闇注讀為梁鷦論語作諒陰大傳作梁闇漢志作涼陰鄒季友曰亮音與梁同陰音與庵同按庵字與鷦

同音後漢書方有之故鄭氏以鷦為音今當易之以便流俗

旁求于天下

說文引商書使百工

賈求于野

說築傅巖之野

巖史記作儉

若濟巨川用汝作舟

楫若歲太旱用汝作霖雨

國語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

若藥

不瞑眩

瞑說文作眊莫旬切

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禮記引兌命爵無及惡德民立

而正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禮記純而祭祀

是謂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惟學遜志務時敏

遜志禮記作敬孫

高宗彤日

惟先格王

格史記漢書作假後同

惟天監下民

史記作惟天監下

天既孚

命正厥德

孚史記漢書作付

王司敬民罔非天庥典祀無豐

于昵

史記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無禮于桑道

西伯戡黎

戡說文作戡爾雅注作堪黎說

文作毳大傳作者史記作仇仇音其

不有康食不虞天性

史記康作安不虞下多知字

大命不摯

摯說文作藝脂利切至也

微子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

無津涯

史記今殷其典喪若涉水無津涯

我其發出狂

狂史記作狂引鄭玄云我其

起作出往也

我家耄遜于荒

史記作我家保于喪

天毒降災荒殷邦

史記

作天篤下舊亡殷國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

史記作今殷民乃陋

淫神祇之祀

用又讐斂

釋文云讐馬本作斂數也斂賦斂也

我舊云刻子

刻論衡作

孩泰誓

泰孟子國語作太孔傳云大會以誓衆解作大晁氏曰古文作大誓與大誥同開元間衛包定

今文始作泰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

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孟子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

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離心離德左傳作亦有取
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離心離德

彼凶殘我伐用張孟子則取于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

姓懍懍若崩厥角孟子無畏寧爾也非敵牧誓收說文

林音某左杖黃鉞右秉白旄說文鉞作旄旄作髦逖矣西土之人

逖爾雅稱爾戈稱爾雅惟恭行天之罰恭後漢書班尚

桓桓說文作桓桓胡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邦弗迓

克奔史記如虎如羆如貔如羆不武成旁死魄說文作

然貌肆子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

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孟子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

惟臣附于大邑周 篚本作匪說文引逸周書實玄黃于匪今文尚書作篚昭爾雅注云逸書作釗釗見也

師逾孟津

逾石經監本同釋文云本亦作踰集傳本作渡非也

血流漂杵

杵說文作櫓云

大盾也徐曰古文尚書血流漂櫓通作鹵

一戎衣天下大定

中庸一戎衣而有天下

賚于四海

論語周有大賚善人是富

重民五教惟食喪祭

論語所重民食喪祭

洪範

洪史記呂氏春秋皆作鴻

王乃言曰嗚呼

漢書乃作迺下同嗚呼史記作於乎漢書

作鳥

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

史記作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以下惟字皆

作維我不知其彝倫攸叙

彛史記作常攸史記作所漢書作迺下同

不畀洪

範九疇

史記作不從鴻範九等不漢書作弗

敬用五事

敬漢書作羞注云羞進也

協用

五紀

協漢書作叶師古曰讀曰叶和也

又用三德

又漢書作艾下同師古曰讀曰又治也

威用六極

威史記漢書作畏馬融曰天所以畏懼人用六極

從作又

又史記作治下同

思曰睿

史記作春漢書作睿應劭曰通也古文作睿

明作哲

史記作智漢書作哲下皆同孔

疏王肅云哲智也定本作哲則讀為哲鄒李友曰哲之列反字與晰同下當從日從口非後同陳啓源曰哲

哲愆三字古通然考說文哲訓明哲訓知而愆訓敬則愆字之義稍殊

用敷錫厥庶民

史記

敷作傳厥作其下皆同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

不協不罹大傳作不叶不離

無虐

甞獨

大傳作母侮矜寡史記作母侮鰥寡以下無字皆作母按矜鰥二字古通

于其無好德

史記作于其母好

無偏無陂

史記作母偏母頗鄒季友曰陂古文作頗唐玄宗以此句韻讀不協

因周易泰卦无平不陂釋文陂作頗音遂改無頗為無陂今按頗陂二字皆從皮古字多通用但須改音不必改字也顧炎武曰宋宣和六年詔洪範陂復為頗監本未嘗復舊然呂氏春秋引此正作頗而下文有人用側頗僻之語况以古音求之作頗為協吳棫曰古義字皆音俄周官注亦音俄故古文尚書本作無偏無頗遵王之義以叶俄音唐明皇以義字今音為义遂改頗為陂以從今音而古音遂湮滅矣無有作好

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

呂氏春秋有作或王應麟曰韓非子先王之法

曰無或作利從王之指無或作惡從王之路蓋述洪範而失之

無偏無黨

說苑作不黨

是

彛是訓

彛史記作夷

于帝其訓

訓史記作順

彛弗友剛克

史弗

記作變友柔克

變史記作內索

沈潛剛克

左傳引商書曰沈潛剛克

史記亦作沈漸索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史記作曰雨曰濟曰

涕曰霽曰克索隱曰涕音亦尚書作驛霽音蒙王應麟曰周禮大卜注引洪範曰雨曰淫曰圜曰霽曰克詩正

義洪範卜兆有五曰圜注云圜者色澤光明古文作涕今文作圜說文引書圜即此楊慎曰古文尚書雨淫霽

圜注霽天氣下地氣不上也圜升雲半有半無也霽一作霽又作霽今文霽作蒙圜作驛

曰貞曰悔

說文作

行忒

史記作資

五者來備

王應麟曰史記作五事來備後漢書荀爽謂之

五隄李雲謂之五

庶草蕃廡

說文作繁無後漢書班固引作蕃蕪鄒季友曰古文

蕃廡之廡但作無音武而有無之無但作无與亡後人既以無為有無之無故尚書今文加广以別之廡乃堂

下同室之名音同而義則非矣說文作𦰩注引書作𦰩無無即𦰩字後人省兩木為四點也當從說文為正

時暘若

漢書暘作陽下同

時燠若

史記漢書燠作奧下皆同

恒雨若

史記恒作常下

同

曰豫

史記漢書論衡皆作舒

曰蒙

史記漢書作霽

王省惟歲

省史記

俊

民用章

俊史記作畷下同

旅獒

釋文云馬鄭作豪酋豪也疏云由不見古文妄為此說

惟

德其物

其左傳作繫

金縢王有疾不豫

豫說文作愈羊茹切喜也

植壁秉

珪

孔疏鄭玄云植古置字謂置壁三王之坐也愚按商頌置我鞀鼓鄭讀作植蓋二字古通用

是有

丕子之責于天

史記丕作隗史記丕作負索隱引鄭玄曰丕讀負

乃

并是吉

并論衡引作逢又解云卜曰逢筮曰遇

我之弗辟

釋文云馬鄭本讀作避謂避居

東都盡弁以啓金滕之書史記作朝服大誥天降割于我

家

釋文云割馬本作害

民獻有十夫

民獻大傳作民儀王莽作大誥云民儀有十夫本此

天

棐忱辭

棐朱子云合作匪音方受物之器象形也匪字從此而以非諧聲

陳啓源曰

亦訓器後借為非義用而訓器之匪復加竹為筐棐從木輔也輔即弓槩故從木遂通用為輔佐之義匪又作棐漢志賦入貢棐師古曰棐與匪同蓋棐匪皆器可通用也至于棐之為輔匪之為非則不可通用也朱子因師古注謂棐忱之棐亦合作匪如云天不可信此于字義失考故蔡氏仍從輔字解之

康誥克明

德慎罰

大學作克明德大傳引康誥作克明俊德

弘于天

荀子引書作弘覆于天

天畏

棐忱

畏爾雅注作威

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

叙惟曰未有遜事

荀子作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惟曰未有順事

殺越人于貨

賢不畏死罔弗慙

孟子賢作閔罔弗慙作凡民罔弗敬

惟文王之敬忌乃

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懾

荀子作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懾

酒誥

淫佚于非彝

釋文云佚本或作逸入作佚

盡執拘以歸于周

拘說文作柯虎

何切

梓材至于屬婦

屬說文作嫗

惟其塗丹牖

塗說文作殷

皇天

既付中國民

釋文云付馬本作附

召誥則無遺壽考

漢書作無遺耆老

王

乃初服嗚呼若生子

論衡作今王初服厥命於戲若生子

洛誥越三日丁

巳

越說文作粵

頒朕不暇

頒說文作攸布還切分也

公無困哉

哉漢書作我

多

士戢殷命

釋文云弋馬本作翼義同愚謂此即詩傳翼圍之翼

大淫汰有辭

釋文云汰馬本作屑云過

也

予惟率肆矜爾

率肆論衡作夷憐

爾不啻不有爾土

釋文云啻徐本

作無逸嚴恭寅畏

釋文云嚴馬本作儼寅史記作敬

治民祇懼

祇史記作振

舊勞于外爰暨小人

史記作久勞于外為與小人

乃或亮陰三年不

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史記作乃有亮闇三年不言言乃謹禮記亦作謹

嘉靖殷

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

史記作密靜殷至于小大無怨

肆高宗之享

國五十有九年

王應麟曰石經作肆高宗之享國百年漢杜欽亦曰高宗享百年之壽愚按高

宗即位之年殷本紀無考魯世家引無逸云五十五年此曰百年者恐是併生年數之猶呂刑云穆王享國百

年能保惠于庶民史記作保文王不敢盤于遊田盤後

耳鄧惲引無或胥譁張為幻譁爾雅作侑韻會云譁古通

作樂侑謂譁君奭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

張迂回漢書作嗣事子孫大不天難諶乃其墜命漢書作天

光克共上下遏佚前人光亡隊禮記作在昔上帝周

命田觀文王之德說四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

字迪見冒釋文云冒馬本蔡仲之命囚蔡叔于郭鄰黃

曰郭鄰逸書作號即古東號國也古郭號二字同音蓋

通用愚按公羊傳虞號作虞郭左傳注號亦作郭又按

今本逸周書郭鄰作郭凌黃氏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

云逸書作號豈傳本有異同耶

困

左傳作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

多方勸于帝之迪

釋文云迪馬本作攸云所也

因

甲于內亂

甲孔傳作夾疏云古人甲與夾通用鄭玄王肅皆解作狎愚按衛風能不我甲韓詩作狎

毛傳亦解作狎此甲字當與彼同

洪舒于民

舒古文作茶薛肇明曰大為民茶毒也愚按舒史記

通作茶建元侯表荆茶是懲茶音舒禮玉藻天子措珽諸侯茶考工記工人斲目必茶皆音舒謂舒徐也古二

字通

叨憤日欽

憤說文作墜讀若摯忿戾也

爾罔不克臬

釋文云臬馬本作劓

爾尚不忌于凶德

說文尚作上忌作謬渠記切忌也

立政其在受德賢

賢說文作恣讀若旻强也

灼見三有俊心

灼說文作爇之若切明也

克由繹之

蔡傳

解作紬繹本漢書谷永傳讀為抽呂東萊仍如字解辨詳埤傳

其勿以儉人

釋文云儉本又作恩

利口也說文作諛

周官不和政厖

陳啓源曰流俗本皆作厖按九莫江切犬之多毛者一曰

雜也通作厖厖薄江切高屋也二字音訓各別監本注疏作厖當以為正

君陳庶言同則繹

荀子作庶言同

必有忍其乃有濟

國語作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

顧命在後之

伺

釋文云伺馬本作詞說文亦作詞

敷重篋席

說文敷作布篋作莫讀若蔑纖弱席也

陳

寶

寶說文作案

四人綦弁

釋文云綦馬鄭本作騏云青黑色愚按馬青黑色者曰騏曹風其弁

伊騏集傳引顧命四人騏弁今作綦朱子意蓋同馬鄭孔傳作文鹿子皮綦氏從之鹿皮訓其質青黑訓其色

也冕執瞿

瞿說文作鑠戰屬集韻作戰

冕執銳

說文引書作銳廣韻銳徒外切經典稽疑

云銳是銳利非兵器也當從說文音兌

三宿三祭三咤

釋文云咤說文作託丁故反馬本同

鄒季友曰宿字本作肅古通用爾雅肅進也謂進爵也
咤說文引書作詈注云奠爵也咤與叱同曲禮不咤食

怒也經文本作罷傳寫誤耳蘇氏
以為至齒不飲與濟同義非也
君牙亦惟先正之臣

按監版注疏作先正與說命篇同
解流俗本多作先王從大全也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

咨禮記作夏日暑
雨咨作資下同
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
孟子啓佑

作罔命釋文云罔亦作與史記作界
無韻會云下畫長滿從口非
呂刑禮記史記荒

度作刑周禮注作
度作祥刑
寇攘矯虔寇說文作攷
敘與奪同
劓刵桼黥說

作刑劓黥
板竹角切
庶戮方告無辜于上
論衡作庶僚旁
告無辜于天帝
皇帝

清問下民釋文云馬
本作清訊
折民惟刑
釋文云折馬鄭王本皆
作抵馬云智也漢志同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

後漢書梁統引書士作爰中作衷按衷與中古通用

罔有擇

言在身

禮記作而罔有擇言在躬

天齊于民俾我一日

釋文云俾馬本作矜矜哀

也王應麟曰後漢書楊賜封事作天齊乎人假我一日賜通桓君章句即歐陽尚書

雖休勿休惟

敬五刑

漢書作雖休勿休祇事不怠

告爾祥刑

後漢書劉愷引作詳刑注引鄭玄云詳審

察之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史記何擇非其人何敬非其刑何居

非其惟來

釋文云來馬本作求云有求請受昧也

其罪惟鈞

史記作惟鈞其過

簡乎有

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

史記簡信有衆惟訊有稽無簡不疑共嚴天威

墨

辟疑赦其罰百鍰

史記墨作黥鍰作率下皆同徐廣曰率即鍰也音刷說文云鍰六銖也周

禮謂錢

其罰惟倍

史記作倍灑徐廣曰當作徒五倍曰徒

荆辟疑赦

荆周禮作

則史記作贖漢書作贖師古曰贖去膝骨頭

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

後漢書劉愷引作上刑挾輕下刑挾重

刑罰世輕世重

後漢書應劭引作時輕時重

哀

矜折獄

大傳作哀矜越獄漢書作哀鰥折獄

報以庶尤

尤說文作訖

文侯之命

昭升于上

升史記作登

敷聞在下

敷後漢書作傳

罔或者壽俊在厥

服子則罔克

漢書作罔克者壽咎在朕躬

修捍我于艱

捍史記作敗

費誓

史記作盼索隱曰古文尚書作桀大傳作鮮鮮獮也于盼地誓衆因行獮田之禮也桀地名即魯費邑

善

厥乃甲冑

史記作陳乃甲冑

杜乃獲

釋文云杜本又作戲

峙乃糗糧

糗史記作

稷說文作餽

魯人三郊三遂

遂史記作隧

秦誓若弗云來

周必太曰文苑

英華賦多用負來讀秦誓本義始知今云字乃負之省文愚按漢韋賢傳引書雖則負然是古文云皆作負也

仡仡勇夫

仡說文作仡

截截善諷言

截說文作截釋文云諷馬本作偏

若有

一介臣

介大學作介

斷斷猗

說文作詔詔猗云古文斷作詔猗大學作兮

是能容

之

是大學作寔

亦職有利哉

亦職大學作尚亦

冒疾以惡之

冒大學作媚

違之俾不違

達大學作通

吳才老王伯厚皆有考異今因其本而廣之所引皆

兩漢以前之書史記多刪改經文間有謬誤故不全

錄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埤傳卷首

吳江朱鶴齡撰

今文古文

唐孔氏曰按伏生今文歐陽和叔夏侯勝夏侯建三家所傳及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氏古文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劉歆賈逵馬融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注之後其書散逸不行庸

生賈馬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鄭玄與三家同題
曰古文尚書而經字多異 安國作傳值巫蠱不行諸
儒知孔本五十八篇亦畧見百篇之序遂有張霸者偽
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謨益稷五子之歌胤征湯
誥咸有一德典寶伊訓肆命原命武成旅獒罔命二十
四篇又以伏生之二十八篇復出舜典益稷盤庚二篇
康王之誥及泰誓共為三十四篇以求合於孔氏五十
八篇之數劉向別錄班固藝文志後漢儒林傳所稱古

文尚書者實張霸偽書也

朱子曰孔安國序言伏生失其本經口以傳授漢書乃言初亦壁藏而後亡數十篇其說與孔不同蓋傳聞異辭爾至於篇數亦復不同者伏生本但有堯典臯陶謨禹貢甘誓湯誓盤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方多士立政無逸君奭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二十八篇後人加秦誓一篇

偽秦誓

故為二十九篇也

章如愚曰史記及儒林傳

皆云伏生得二十九篇以教齊魯泰誓非伏生所得而云二十九篇者司馬遷在武帝時見偽泰誓出附入伏生書內遂誌而言之其實偽泰誓得之民間不與伏生所傳同出也其古文二十五篇者

大禹謨五子之歌胤征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說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復出者舜典益稷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凡五篇其百篇之序合為一篇共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而以序冠首者也為四十六卷者孔疏以為同序者同卷異序者異卷也同卷者

大甲盤庚說命泰誓皆三篇共序減八卷又大禹謨皋
陶謨益稷康誥酒誥梓材亦各三篇共序又減四卷通
前減十二卷以五十八卷減十二卷故但為四十六卷
也 漢儒謂伏生之書為今文孔安國之書為古文以
今考之則今文多艱澀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為今文
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錯時失之然先秦古書所引之文
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為紀錄之實語難工
而潤色之雅詞易好故訓誥誓命有難易之不同此為

近之然伏生背文暗誦乃偏得其所難而安國考定於
蝌斗古書錯亂磨滅之餘乃專得其所易此又有不可
曉者至於諸序之語或頗與經不合如康誥酒誥梓材
之類而安國之序又絕不類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獨諸
序之本不先經則賴安國之序以見

馬端臨曰漢儒林傳言古文尚書孔安國以今文讀之
唐藝文志有今文尚書十三卷注言玄宗詔集賢學士
衛包改古文從今文然則漢之所謂古文者蝌斗書今

文者隸書也唐之所謂古文者隸書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隸書秦漢間通行至唐則久變為俗書矣何尚書猶存古文乎蓋安國所得孔壁書雖為之傳未得立於學宮東京以後名儒亦未嘗傳習至隋唐方顯人往往以僻書奧傳視之繕寫傳授者少故所存者尚是安國所定之隸書未嘗改從俗字也噫百篇之書遭秦火而亡其半所存五十八篇此二十五篇者書雖傳而字復不諧於俗人罕習之蓋出自孔壁之後又晦昧數

百年而學者始得以家傳人誦也

晁說之曰唐明皇改古文從今文陸氏釋

文猶存一二呂微仲得古本於宋次道王至仲家以較釋文雖小有異同大體相類王應麟曰按國史藝文志唐孝明寫以今字藏其舊本開寶五年別定今文音義咸平二年孫奭請摹印古文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今亦不傳馬端臨曰陸德明所釋乃古文尚書與唐明皇所定今文時異宋開寶中令陳鄂刪定其文改從穎達書今注疏所載者非原本也

陳第曰孔安國古文二十五篇至東晉始顯唐孔氏疏之始大行於世未有議其為偽者宋吳才老始曰安國所增多之書皆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詰曲聲牙至

有不可讀者朱考亭因之曰安國書至東晉時方出前
此諸儒皆未見可疑之甚吳草廬澄又因之曰二十五
篇采輯補綴無一字無所本而平緩卑弱殊不類秦漢
以前之文噫三子言出疑古文者紛然矣愚竊以為過
也今文自殷盤周誥外若堯典臯謨甘誓湯誓高宗彤
日西伯戡黎牧誓洪範無逸顧命何嘗不文從字順乎
況書之顯晦亦自有時春秋有左公穀三家左最後立
詩有齊魯毛韓四家毛最後顯傳禮者五家小戴最後

出卒之左傳毛詩小戴皆孤行至今未嘗以前人未見
遂疑其偽也左傳國語論語孟子禮記呂氏春秋諸書
所引二十五篇彬彬具在今謂作古文者采綴字句為
之是倒置本末反以枝葉為根幹也愚嘗考前漢民間
得泰誓三篇有白魚入於王舟火復於王屋流為鳥諸
語董仲舒對策司馬遷本紀皆引用之矣馬融書序曰
泰誓後得按其文皆淺露吾見書傳多矣引泰誓而不
在泰誓者甚多孔穎達曰今泰誓所無者古文泰誓皆

有則古文為真復何疑乎愚又考孔子刪書百篇遭秦火伏生壁而藏之亡數十篇及孔安國得古文尚書多二十餘篇是安國所得即伏生所亡也校之百篇尚存其半豈非斯文大幸歟後儒乃以今文真也古文偽也不過謂其文章爾雅訓詞坦明耳今以觀左國禮記諸書傳所引二十五篇者多至八九章少亦三四章皆爾雅坦明無艱深險澀語豈所引者皆偽乎夫為諸書所稱引者既皆爾雅坦明而諸書所未稱引者必欲其艱

深險澀是一篇而二體也豈虞夏商周之本經乎

愚按劉歆移太常博士書曰古文尚書與逸禮左傳藏於秘府伏而未出孝成帝愍學殘文闕乃陳發秘藏校理舊文以此三事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脫編抑而未施據此則成帝時古文已出特以脫簡未立學官

耳何得云偽

後漢紀章帝建初八年十二月戊申詔選高才生受古文尚書安帝延光二年正月

選三舍郎及吏人能通古文尚書毛詩穀梁春秋各一人賈逵傳肅宗好古文尚書逵數為帝言古文與經傳爾雅詁訓相應詔令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同異達集為三卷帝善之東觀漢記杜林從張竦受學博洽

多聞於西州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以授衛宏古文遂傳於世吳草廬既辨古文為偽

矣而其所撰三禮考注凡釐正周禮六官之外錯者一以周官邦治邦教邦禮等語為據夫周官非古文歟草廬於此尚未有定見而後儒趙子常歸熙甫輩皆祖述其說何歟

刪次

唐孔氏曰鄭康成作書論依尚書緯云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

遠取近言可以為世法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 斷自唐虞以下者孔君無明說書緯以為帝嚳以上樸畧難傳唐虞以來炳煥可數

程子曰五帝之書既皆常道又去其三蓋上古雖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為治有跡有史官以識其事則自堯始耳

朱子曰孔安國書序孔子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按周禮外史掌三皇五帝之書周公所錄必非

偽妄而春秋時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猶有存者若果全備孔子亦不應悉刪去之或其簡編脫落不可通曉或是孔子所見止是唐虞以下不可知耳

書序

朱子曰書序疑非孔子所作然相傳已久今亦未敢輕議

林之竒曰書序乃歷代史官轉相授受以書為之總目者謂為孔子所作則未必然

蔡氏曰書序決非孔子所作孔安國雖說書序序所以為作者之意而未嘗以為孔子所作至劉歆班固始以為孔子

鄒季友曰某曾大父魯卿從學朱子因論書小序曾大父曰魯之先君當諱其名乃費誓書曰伯禽春秋書秦伯任好卒秦誓乃書秦穆公皆非聖人筆削之例朱子曰然

史記盡引今文書二十八篇及偽秦誓一篇並不引孔

壁所增諸篇是太史公未見孔壁書明矣然却多引小序雖亡篇之序亦有之意西漢時自有百篇之序故太史公見之造偽書者亦見之非專出於孔壁也

孔傳

葉夢得曰書五十八篇出於伏生者初二十八篇出於魯共王所壞孔子宅壁中者增多二十五篇伏生書後傳歐陽欽魯共王壁中書孔安國為之傳漢興諸儒傳經次第各有從來伏生當文帝時年已老口授晁錯頗

雜齊魯言或不能盡辨他經專門每輒數家惟書傳一
氏安國無所授獨以隸書易蚪斗自以其意為訓解不
及列於學宮故自漢迄西晉言書惟祖歐陽氏安國訓
解晚出皇甫謐家所謂二十五篇者雖當時揚雄杜預
之徒皆不及見劉向以魯壁中書校伏生本酒誥亡簡
一召誥亡簡二字之不同者尤多

漢書藝文志劉向以
中古文校歐陽夏侯

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
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
者七百有餘
脫字數十
書非一代之言也其文字各隨其世不一

體其授受異同若此大抵簡質淵懿不可遽通自安國
學行歐陽氏遂廢今世所見惟伏生大傳首尾不倫言
不雅馴至以天地人四時為七政謂金縢作於周公沒
後何可盡據其流為劉向五行傳夏侯氏災異之說失
孔子本意益遠隋志云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
著五行傳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吳氏
曰馬融鄭康成
之學悉本伏生安國自以為博考經傳采摭羣言其所
發明信為有功余又讀春秋傳禮記孟子荀子間與今
文異同孟子載湯誥造攻自牧宮不言鳴條春秋傳述

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證康誥父子兄弟罪不相
及左傳曰李引康誥曰父不慈子不祇兄不友弟不共
不相及也又苑無忌引康誥云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今文乃無有若荀卿引仲虺曰諸侯能自得師者王得
友者霸引康誥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懌其謬妄有如此
者禮記以申勸寧王之德為由觀文王以庶言同無則
繹字其乖悟有如此者微孔氏則何所取正余以是知
求六經殘闕之餘於千載淆亂之後豈不甚難而不可
忽哉

陳氏曰考儒林傳孔安國以古文授都尉朝朝傳膠東
庸譚譚傳清河胡常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及塗惲惲傳
河南桑欽至東都則賈逵作訓馬融鄭玄作傳注而逵
父徽實受其書於塗惲逵傳父業雖日遠有源流然而
兩漢名儒皆未嘗實見孔氏古文也豈惟兩漢魏晉猶
然凡杜征南以前所注經傳有援大禹謨五子之歌
征諸篇皆曰逸書其援秦誓則云今秦誓無此文蓋伏
生書亡秦誓秦誓後出武帝末民間有獻者

別錄云武帝末得於

壁內
獻之

所載白魚火鳥之祥實偽書也然則馬鄭所解豈

真古文哉故孔穎達謂賈馬輩惟傳孔學二十三篇即

伏生書也亦未得為孔學矣穎達又云王肅

此曹魏人
字子雍

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於亂其紀綱以為夏太康時

王應

麟曰王肅注尚書其言多是孔
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也

皇甫謐得古文尚書於

外弟梁柳作帝王世紀往往載之蓋自太保鄭沖授蘇

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賾賾奏上其書時已亡

舜典一篇至齊明帝時姚方興得於大航頭獻之事未

施行方興以罪戮隋開皇搜索遺典始得其篇夫孔注
歷漢末無傳晉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而散在民間
故也

馬廷鸞曰據書序所言則古文尚書其經已送之王官
藏之中秘其傳則遭巫蠱而不復上聞藏之私家以其
未立學官是以經隱而傳不行於世劉歆遺太常書所
謂藏於秘府伏而未發者也中秘書非世儒所見宜乎
趙岐韋昭杜預諸注所引古文書皆指為逸書也

愚按今文尚書今見於史記注者與古文時異如舜讓
於德弗嗣之作不怡在治忽以出納五言之作采政忽
榮波既緒之作榮播考其文義俱古文為優據孔安國
尚書序云於壁中得蝌斗書以所聞伏生者是正文義
定其可知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則是參勘彼此舍
短取長孔氏之於書厥功大矣其所為傳雖未必皆當
而辭旨簡質非魏晉間人所能辦安得以其後出而過
疑之哉安國之書雖遞有傳授而漢儒異師相攻甚於

仇敵當馬融鄭玄趙岐注書之時安肯出以相示則諸
儒之未見古人經傳無足怪者不獨以藏於中秘之故
也安國訓皇極為大中而漢書載谷永疏有明王正
五事建大中以承天心語疑其書當時已出故永得見
之特未大顯於時爾

時世

葉夢得曰書自立政而上非臯陶伊尹周公傳說之辭
則仲虺祖乙箕子召公後世以為聖賢不可及者也其

君相與往來告戒論說則堯舜禹湯文武是也是以其文峻而旨遠自立政而下其君則成王康王穆王平王其臣則伯禽君陳君牙至於秦穆公其辭則一時太史之所為也視前為有間矣是以其文亦平易明白意不過其所言孔子取之特以其有合於吾道焉爾

程實之曰讀尚書當識唐虞三代氣象唐虞君臣交相儆戒夏商以後則多臣戒君耳禹臯戒君儆於未然辭亦不費夏商以後則事形而後正救之如太甲高宗彤

日旅獒等篇且反覆詳至不憚辭費矣啓與有扈戰於
甘野以天子之尊統六師與一強諸侯對敵前此未有
也湯之伐桀自湯誓湯誥外未嘗數桀之惡且有慚德
焉武之伐紂則有泰誓牧誓武成凡五篇惟恐紂惡不
白已心不明畧無慚意矣伊尹諫太甲不從而放之前
此未有也使無尹之志其去鬻拳幾何然太甲天資力
量遠過成王太甲悔過尹遂可以告歸周公則疑謗交
起雖風雷彰德之餘宅中圖大之後不敢去國且切切挽

召公以共濟用力何其艱也堯以天位授舜舜以天位授禹此豈細事而天下帖然無異詞盤庚以圯於耿而遷國本欲安利萬民乃臣民譁然至勤訓諭三篇僅而克濟然盤庚猶可也周之區處殷民自大誥以後畢命以前藥石之飲食之更三紀之久君臣共以為國家至重至大之事幸而訖於無虞視堯舜區處苗頑又何一甚暇一甚勞也精一允執無俟皇極之煩言欽恤惟明何至呂刑之騰說降是則魯秦二誓見取於經而王跡

熄霸圖興矣時變有汙隆風俗有厚薄讀其書所以貴於論其世也

文體

陳壽曰咎繇之謨畧而雅周公之誥煩而悉何則咎繇與舜禹共談周公與羣下矢誓故也

唐孔氏曰孔君書序云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此六者之外尚有征貢歌範四者并之則有十孔不言者不但舉其機約亦以征貢歌範非君出言之名六者可

以兼之

林之奇曰禹貢實典之體

朱子曰古史之體可見者書與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記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采合而別記之若一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紀載或更歲月或歷數年其間豈無異事蓋必已具於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

葉夢得曰尚書文訓誥多艱澀而誓命多平易蓋訓誥

多是紀錄當時號令於衆之本語故其間多有方言及古語在當時則人所易曉而於今世則反為難知哲命則是當時史官所撰彙括潤色龐有體制故在今日亦不難曉耳

董鼎曰尚書得於煨燼斷爛之餘百篇僅存其半而宏綱實用無所不該故六經莫古於書易雖始自伏羲然有卦未有辭辭始於文王耳六經莫備於書他經各主一事而作易主卜筮即洪範之稽疑也禮主節文即虞

夏之五禮也詩主咏歌即后夔之樂教也周禮設官即周官六卿率屬之事也春秋褒貶即臯陶命德討罪之權也五經各主帝王政事之一端書則備紀帝王政事之全體

玉應麟曰文心雕龍言書標七觀按孔子云六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誠洪範可以觀度禹貢可以觀事臯陶謨可以觀治堯典可以觀美見大傳

尚書傳卷首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劉人寰

通政使司副使_臣吳瞻萊

總校官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助教_臣胡予襄

謄錄監生_臣王時發

欽定四庫全書

尚書埤傳卷一

吳江朱鶴齡撰

虞書

堯典

按典謨五篇皆以曰若稽古發端蓋出于一人之手恐難獨分堯典為虞史所作堯典篇末言舉舜事伏生本又以舜典合為一篇宜後人稱虞書也

唐虞夏雖曰異代實相去不遠而典謨載堯舜禹
皋陶事皆曰稽古其為夏啓以後史臣所作明矣
然亦必唐虞之時自有紀載夏史但修纂成篇耳

春秋傳多稱夏書據所成也
孔子定為虞書原所作也

曰放勳

放古倣字孔傳言堯能放上世之功蘇傳放法也堯
有可法之大功曰放勳愚按放本訓倣效堯之大功
為萬世聖人立極所謂堯有可法之大功也蔡作推

而放之四海之放乃林少穎之說

克明俊德 九族 百姓

孔傳能明俊德之士任用之鄭玄云俊德賢才兼人者愚按蔡傳俊大也蓋本大學義解書然堯之大德上章已詳之矣九經尊賢先于親親則孔鄭之說未常不通明即明揚之明俊德即俊又在官九德咸事豈必謂堯之放勳原本于德而復以此語櫟括之乎大學所引三書皆斷章取義其易俊為峻音近而義

則不同說文云俊材過千人也徧考字書俊無訓大者惟詩之駿命駿惠訓大仲默之意蓋以俊可與駿通然非本義也若俊可訓大大學引書何必易俊為峻乎

九族孔傳高祖至玄孫之親蔡傳兼五服異姓言愚按喪服小記云親親以三為五以五為九

鄭氏注上親父下親

子三也以父親祖以子親孫五也以祖親高祖以孫親玄孫九也

上殺下殺旁殺而

親畢矣以此證之從古注是

百姓孔傳百官族姓蔡傳畿內民庶也愚按上古未有姓有德則賜之左傳所謂天子建德因生以賜之姓也經傳百姓或為百官或為萬民此從古注無害如武成萬姓悅服則斷言民也

乃命羲和 歷象日月星辰 敬授人時

孔傳重黎之後羲和氏世掌天地四時之官疏曰楚語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神人雜擾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其後三

苗復九黎之惡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興之以至于夏商據此文則自堯及商無他姓也呂刑先重後黎此先義後和揚子法言云義近重和近黎是義承重而和承黎也義和雖別為氏族而出自重黎故呂刑以重黎言之又曰馬融鄭玄皆以此命義和者命為天地之官下之分命申命分四時之職周官之六卿倣是傳言此舉其目下別序之則惟命四人無六官也金履祥曰朱子曰義和即是下四子或

云有羲伯和伯共六人未必是按尚書大傳舜巡四

岳祀泰山霍山奏羲伯之樂華山弘山

弘山當作恒山

奏和

伯之樂其方與時與二氏所掌者合則羲伯和伯當

有其人蓋四子分職必有二伯以總之不然歷法無

所統矣愚按有仲叔則必有伯可知但考聖賢羣輔

錄自羲和死後分置八伯羲仲羲叔之後為羲伯和

仲和叔之後為和伯則仁山所引未足據耳

黃度曰羲和封

國不可考今絳州稷山縣有羲和墓

王氏曰昔少昊氏命官鳳鳥氏

司歷玄鳥氏司分伯趙氏司至青鳥氏司啓丹鳥氏
司閉位五鳩五雉九扈之上古聖人重歷數如此堯
世命官步占曰欽曰敬最為詳嚴及夏羲和合為一
其職已畧至周太史掌歲年以下大夫為之馮相氏
掌日月星辰以中士為之則其官益輕至漢而司馬
遷以為星歷之官近于卜祝主上所俳優畜之則愈
益輕矣蓋初統造始推測天度非上哲不能及成法
已具有司守之亦可步占所以始重終輕其勢然也

孔疏傳云星四方中星總謂二十八宿也日月所會
與四方中星俱是二十八宿舉其人目所見為星論
其日月所會為辰其實一也愚謂作厯觀象恐緯星
亦在內但以經星為主耳 黃氏曰天體圓地體方
天包地地依天天體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
一陳埴木鍾集云四分其徑一百二十一度四分度
度而得一謂零散數也徑一百二十一度四分度
之三凡一度為百分四分度之一即百分中二十五
分也四分度之三即百分中七十五分也天左旋東

出地上西入地下晝夜行三百六十六度四分度之

一緣日東行一度故天左旋三百六十六度然後日復出于東方也地體徑二十四

度其厚半之勢傾東南其西北之高不過一度邵雍
謂水火土石合而為地今所謂二十四度者乃土石
之體耳土石之外水接于天皆為地體地之徑亦得
一百二十一度四分度之三也兩極南北上下樞是
也北高而南下自地上觀之北極出地上三十五度
有餘南極入地下亦三十五度有餘兩極之中皆去

九十一度三分度之一謂之赤道橫絡天腹以紀二十八宿相距之度大抵兩極正居南北之中是為天心中氣存焉晝夜循環斡旋天運自東而西

左旋

分為

四時寒暑所以平陰陽所以和也日體徑一度半自西而東

右旋

一日行一度一歲一周天所行之路謂之

黃道與赤道相交半出其外半入其內冬至之日黃道出赤道外二十四度去北極最遠辰出申入故時寒晝短而夜長夏至之日黃道入赤道內二十四度

去北極最近寅出戌入故時暑晝長而夜短春分秋
分黃道與赤道相交當兩極之中卯出酉入故時和
而晝夜均焉月體徑一度半一日行十三度百分度
之三十七

或問朱子曰行一度月行十三度有奇如何却是遲曰歷家是將他退的度數算

二十九日有餘一周天所行之路謂之白道與黃道
相交半出其外半入其內出入不過六度如黃道出
入赤道二十四度也日陽精猶火月陰精猶水火則
有光水則含影故月光生于日之所照魄生于日之

所不照當日則光明就日則光盡與日同度謂之朔

月行潛于日

下與日會也 邇一遐三謂之弦

分天體為四分謂初八日及二十三日月

行近日一分謂之邇一遠日三分謂之遐三邇日一分受日光之半故半明半魄如弓張弦上弦昏見故

光在西下弦旦見故光在東也

衡分天中謂之望

謂十五日之昏日入西月出東東西

相望光滿而魄生也

光盡體伏謂之晦

謂三十日月行近于日光體皆不見也

月

行白道與黃道正交之處在朔則日食在望則月食

日食者月體掩日光也月食者月入暗虛不受日光

也暗虛者日正對照處暗虛此張衡之說衡謂對日之冲其大如日日光不照謂之暗虛暗虛逢月

則月食今歷家望月行黃道則直暗虛矣暗虛有表裏淺深故月食有南北多寡經星三垣二

十八舍中外官星是也計二百八十三官一千五百六十五星其星不動三垣紫微太微天市垣也二十八舍東方角亢氐房心尾箕為蒼龍北方斗牛女虛危室壁為靈龜西方奎婁胃昂畢觜參為白虎南方井鬼柳星張翼軫為朱雀中外官星在朝象官如三台諸侯九卿騎官羽林之類是也在野象物如雞狗狼魚龜鼈之類是也在人象事如離宮閣道華蓋五

車之類是也經星則隨天運轉而聽命于七政七政之行至其所居之次或有進退不常變異失序則災祥之應如影響焉緯星五行之精木曰歲星火曰熒惑土曰填星金曰太白水曰辰星并日月謂之七政天行速七政行遲遲為速所帶故與天俱東出西入也十二辰乃十二月斗綱所指之地也斗綱所指之辰即一月元氣所在謂之月建斗有七星第一星曰魁第五星曰衡第七星曰杓此三星謂之斗綱如建

寅之月昏則杓指寅夜半衡指寅平旦魁指寅他月
放此十二次乃日月所會之處日月一歲十二會故
有十二次建子名玄枵建丑名星紀建寅名析木建
卯名大火建辰名壽星建巳名鶉尾建午名鶉火建
未名鶉首建申名實沈建酉名大梁建戌名降婁建
亥名娵訾十二分野即辰次所臨之地也凡日月之
交食星辰之變異以所臨分野占之

孔疏書大傳云主春者張昏中可以種穀主夏者火

昏中可以種黍主秋者虛昏中可以種麥主冬者昴
昏中可以收斂天子南面而視四方星之中知人緩
急故曰敬授人時

分命申命

袁黃曰此時歷尚未成推測考候正以作歷也

古說如此

近世元時造歷考驗凡二十七所南盡朱崖北盡鐵
勒測候調當總報該司因而作歷分職頒布非謂春
歷但頒東方夏歷但頒南方只為春生之氣惟東方

得其真夏長之氣惟南方得其真故各就其方而考之如日出于卯理宜候之于東日没于酉理宜候之于酉日中之景在南理宜候之于夏北方無日故不書

宅嵎夷 星鳥

鄒存友曰宅蔡邕石經作度鄭氏周禮注引書度西曰柳谷朱子語錄云古字宅度通用宅嵎夷之類想只是四方度其日景以作歷耳嵎夷薛肇明云今登

州之地

孔疏鳥南方朱鳥七宿者在天成象星作鳥形曲禮
前朱雀後玄武左青龍右白虎朱雀即鳥也武謂龜甲

捍禦是天文有龍虎龜鳥之形也四方皆有七宿各

成一形南方之宿象鳥故言鳥謂朱雀七宿也

金履祥曰

午上有鶉鳥星在星星之東首西尾東故星為星鳥未為鶉首已為鶉尾是也此言星鳥總

舉七宿夏言星火獨指房心虛昴又舉一宿文不同

者互相通也張氏曰南言星鳥則東方蒼龍北方玄

武西方白虎可知東言大火則南之鶉火西之大梁
北之玄枵可知西言虛北言昴則東之房南之星可
知皆互推之也朱子曰中星或以象言或以次言或
以星言者蓋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如星虛星昴是
也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者則以次言如星火是也
次不當中而適介于兩次之間者則以象言如星鳥
是也鄭伯熊曰二十八宿環列四方隨天而轉天形
北傾故北極居天之中而常在天北二十八宿常半

隱半見日東行歷二十八宿故隱見各有時必于南方考之仲春之月星火在東星鳥在南星昴在西星虛在北至仲夏則鳥轉而西火轉而南虛轉而東昴轉而北仲秋則火轉而西虛轉而南昴轉而東鳥轉而北至仲冬則虛轉而西昴轉而南鳥轉而東火轉而北來歲仲春則鳥復轉而南矣循環無窮此堯典考中星以正四時甚簡而明異乎月令之星舉月本也陳氏曰堯典惟舉四仲初昏之中星月令則十二月

備舉之堯典中星舉四象十二次月令專舉二十八

宿且患井斗度濶而別舉弧建以審之

王應麟曰弧與建星非二

十八宿而昏明舉之者由弧星近井建星近斗此出月令正義

堯典惟求之初昏月

令則并求之旦而必考日行所在以見中星去日遠

近之度焉方回曰堯典言分至之中月令言昏旦之

中堯典以時為主月令以月為主故詳畧不同然其

見于南方則一也王應麟曰星始見于辰終伏于戌

自辰至戌正于午中于未堯典舉四時之正以午為

中月令舉十二時之中以未為中就火星論之以午
為正故堯典言日永星火以正仲夏以未為中故月
令言季夏昏火中至申為流故詩曰七月流火以辰
為見以戌為伏故傳曰火見于辰火伏而蟄者畢諸
星亦然詩定之方中亦以十月中于未也朱子曰堯時昏旦星
中于午月令差于未漢書以來又差今比堯時似
差及四分之一古時冬至日在牽牛今却在斗
歐陽修曰事在天下其易差者莫如厯夫所以差者
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也天日之差恒于中星驗之

卷一
黃度曰中星正則天運可求分至定則日行可準歷
象之法備于此矣

南交 敬致 星火

鄭氏曰南交下不言曰明都三字磨滅孔疏即幽足
以見明非磨滅也孔說是

林之奇曰周禮冬夏致日左傳居卿以底日漢天文
志云日有黃道一曰光道黃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
南至牽牛去北極遠夏至日行東井近極故晷短立

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一尺五寸八分冬至至于牽牛
遠極故晷景長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一丈三尺一寸
四分晷景者所以知日之南北也春秋分日至婁角
去極中而晷中立八尺之表而晷景長七尺三寸六
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晷景長短之制也

王應麟曰
刻之長短

由日出之蚤晚景之長短由日
行之南北此出方氏禮記解

朱子曰致日考日中

之景如周禮土圭之法今人都不曉土圭鄭康成解
亦誤圭只是量表景底尺長一尺五寸以玉為之夏

至立表視表景長短以玉圭量之若表景恰長一尺

五寸此便是地之中本朝岳臺是地之中

王應麟曰唐律歷志

測景在浚儀岳臺今祥符縣西九里有岳臺

已自差許多問地何故有差

曰想是天運有差地隨天轉而差天運之差如古今
昏旦中星之不同是也問何故以八尺為表曰此須
用勾股法算之南北無定中必以日中為中北極則
萬古不易

孔疏蒼龍七宿房在其中但房心連體心統其名左

傳言火中火見詩稱七月流火皆指房心為火故傳
云火蒼龍之中星金履祥曰心宿有三星其中一星
名曰大火

宅西

蔡傳西謂西極之地愚按嵎夷南交朔方皆有定所
西未詳何地蘇傳引徐廣云今天水之西縣也三方
皆以極邊言之天水恐太近

曰幽都 朔易

袁黃曰蔡傳日行至是則淪于地中非也若論夜則
春夏秋之日皆在地中不獨冬也若論晝則冬之日
何嘗不在天乎冬至日行南陸去北為遠故曰幽都
耳郝敬曰天體北高南下夏至日行北陸高而遠地
故日長日行天頂故其表景短冬至日行南陸近
地偏側故日短
而其表景長

呂祖謙曰北方終其陰而後始其陽故曰朔方既承
今歲之終又慮來歲之始故曰朔易始而終終而始
此天地生生不窮之道

附考蔡傳歲差之度鄒季友曰按隋劉焯取晉虞喜宋

何承天二家中數以七十五年差一度焯之後唐一行以八十三年差一度宋紀元歷以七十八年差一度蔡伯靜以六十年差一度又或以五十九年差一度至元中司天監王恂以七十二年差一度或謂近之然天運不齊日月星辰皆動物行度疾徐無常若立定法以逐之久而亦必有差反不如隨時占候修改以與天合之簡切也

方回謂至元十八年辛巳冬至日在箕九度昏室中顧

臨曰月令仲春日在奎考之書則冬之時也仲夏在東井則書之春也仲秋在角則書之夏也仲冬在斗則書之秋也月令與書異蓋天經三十年小變百年中變五百年大變故曰神農伏羲之歷不可用于堯舜之時堯舜之歷不可用于夏商之世朱子曰蔡季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歷者為數窄狹不足以包之耳

有六旬有六日

閏月

允釐百工

附考

蔡傳天左旋日月麗天亦左旋愚按朱子毛詩日

月之交傳云天左旋于地日月皆右行于天論語或問亦云經星隨天左轉日月五緯右轉晚年乃主橫

渠之說

橫渠說見正蒙

謂右行者歷家所言耳歷家以進數

難算只以退數算之

進數謂順天而左退數謂逆天而右

故謂之右行

且曰日行遲月行速

許謙曰堯命羲和居四方考

天象推舉分至四中星而知日之所在又曰以閏月

定四時成歲而知月之所行典文簡古存其大法推

步之術未詳西漢天文志始曰日東行月西轉而周

髀家有日月實東行而牽西沒之說其論天轉如磨

者則非論日月右行者則是自是志天文者轉相祖

述以為定論言日月則五星可知矣唐一行鑄渾天儀激水注輪一晝夜天西旋一周日東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晦明朔望遲速有準然則二十八宿附天西循而為經七政錯行而為緯其說得之文公詩傳亦猶是也蔡仲默傳堯典則曰天體周圍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繞地左旋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月麗天亦左旋日則一日繞地一周而天為不及一度月則尤遲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

度之七積二十九日復有餘分而與日會合氣盈朔
虛而閏生典謨之傳已經文公是正其說可謂明矣
然愚以古說較之其可疑者有七天體左旋七政右
逆則七政皆附著天體遲速雖順其性而西行則為
天所牽耳然有所倚著各得循序若七政與天同西
行恐錯亂紛雜泛然無統一也日君道也月臣道也
從東行則合朔後月先行既望則月在日後及在合
朔是月之從日為臣從君為順若西行則月在日前

至望後再合朔必日行後月是君就臣為逆二也大
而一歲陰陽升降小而一月日月合朔此正天地萬
物之心陰陽得于此會合以造就萬類者也以一歲
之運盛陰閉塞之時而生生猶不息正以日月之合
繼助元氣之偏也然凡進者陽道也生道也退者陰
道也死道也日月東行則月之進從日之進西行則
月之退又符于日之退三也日月雖皆進行比天行
不及則如退日月五星無殊金水在太陽前後率歲

一周天為最速次火次木惟土積厚重之氣入天體
最淡故比五星形最小行最遲而二十八載一周天
若七政皆西行則向謂遲者今反速向謂速者今反
遲四也星雖陽精然亦日之餘也以日之陽次于天
且一日不及一度星之陽不及日遠甚而木十餘日
土二十餘日始不及天一度是木土之速反過于日
遠矣五也五星以退留遲疾伏伏疾遲留退五段推
步姑以歲星言之大約退十三日而留二十三日而

遲疾伏共行二百六十餘日而復留而復退是行常
三倍于退而退四倍于留之日然行乃其常退其變
也若西行則行為退退為行是五星進日何少而退
日何多六也星家步星伏行最急疾行次急遲行為
緩留則不行退則逆而西此皆以星附著天體而言
也若七政隨天西行則天自天星自星不可附著天
體且附著則為東行矣然則星家所謂遲疾伏皆為
最緩而不及天所為留則不可言留乃行而與天同

健一日皆能過太陽一度至于所謂退乃更速過于天之運矣七也由此言之則古法比蔡傳為密謹筆

之以俟知者

明高皇御製文集曰蔡傳日月隨天左旋今仰觀天象甚不然何以言之當天

清氣爽之時指一宿為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丈許盡一夜則太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次舍而不動者太陰過東則其右旋明矣陳晉曰天行日進而日月日退日月非退也以天之進而見其退耳歷家謂日月右旋以此蓋不計天之進而但以日月之退為右旋以背而為面也董鼎曰日月麗乎天宜皆隨天而行也而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旋何哉朱子曰天無體二十八宿是其體二十八宿之行即天之行也是以謂之經星猶機絲之有經定而不動而日月五星緯乎其中所以分晝夜而立四時以成造化

之功也故自地面而觀其運行則皆東升西沒繞地而左旋自天度而考其次舍則日月五星獨以漸而東為逆天而右轉蓋由其行不及天而次舍日以退然舍雖退而行未嘗不進也退雖逆而進未嘗不順也于天雖逆而右行于地則未嘗不順而左旋也

以上主左旋之說今附錄備考

附
考蔡傳

如日法九百四十而一得六鄒季友曰而一得六謂以九百四十分為一日則得六日而尚有不盡如下數也舊本或無一字

吳亨壽曰歲無定日閏有定法朞者一歲之足日也歲者一歲之省日也閏者補三歲之省日湊為三歲

之足日也

黃度曰秦用顓頊歷置閏在歲後堯歷考中星定分至隨月置閏故四時不差遂為

後世法

朱子曰暮三百有六旬六日而今一歲三百五

十四日者積朔空餘分以為閏朔空者六小月也餘分者五日四分日之一也又曰天有四時分為二十四氣一月二氣皆朔氣在前中氣在後朔氣有入前月法中氣無入前月法朔氣而為年中氣而為歲中朔不齊正之以閏

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所以異于他月

袁黃曰蔡

傳天體至圓一段皆依當時歷法十九年氣朔分齊

為一章惟唐宋諸歷為然今授時歷已有餘分不能
皆齊堯時之歷亦不齊今歷家推陽九百六限算所
以不準者正為章部會元之數不同耳

王樵曰聖人治歷明時即人事一時修舉九官之治
與羲和所職互相備也馬端臨謂陶唐以前之官所
治者天事以後之官所治者民事太皞勾芒數聖人
者生則知四時之事沒則為四時之神成周六官繫
以天地四時蓋于民事之中猶寓以治天事之意後

世不知裁成輔相之道始畧于天事爾

四岳 鯀哉 异哉 九載績用弗成

左傳許太岳之胤也杜預注太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樓鑰曰春秋時申呂齊許皆四岳之後愚按國語

太子晉曰工之從孫四岳

韋昭注工共工也古諸侯黃帝之後姜姓堯時共工

與此異佐禹高高下下疏川導滯鍾水豐物皇天嘉之

命為侯伯賜姓曰姜

韋昭注姜四岳之先炎帝姓也炎帝世衰其後變易至四岳帝

復賜祖姓氏曰有呂謂其能為禹股肱心膂以養物豐民

人也據此文則四岳舉舜之後又佐禹治水有功禹之自序止言暨益暨稷而不及四岳何與堯舜求禪命官皆咨四岳當時職任甚重其賢當不下臯益諸人而止以官稱其名竟莫可考

史記索隱漢書律歷志謂顓頊五代而生鯀按太史公以鯀為顓頊子鯀仕堯舜朝代系殊懸舜為顓頊六代孫則鯀必非顓頊之子班氏近得其實顧大韶曰家語五帝德篇太史公採為本紀謂黃帝生二子

一曰玄囂是為帝嚳高辛氏之祖二曰昌意是為顓
頊高陽氏之父帝嚳生堯及稷契顓頊生鯀鯀生禹
黃帝至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夫三皇五帝之事若
存若亡詩書之傳所不載間可推尋必于左氏內外
傳求之左傳郊子之言曰炎帝以火紀故為火師而
火名黃帝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少昊氏之立也
鳳鳥適至故為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乃紀于近
由此言之少昊在黃帝之後顓頊之前明矣今本紀

五帝不數少昊而直曰黃帝崩其孫昌意之子顓頊立則將置少昊氏于何地乎生民以來一治一亂國語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顓頊乃命重黎絕地天通顓頊氏之衰也共工氏霸九州帝嚳伐之而序正星辰皆其子孫失德衰敗而異姓代興若黃帝之後即少昊少昊之後即顓頊顓頊之後即帝嚳數百年常治不亂則九黎共工安所厠足于其間乎左氏所云高辛氏有才子帝鴻氏有不才子皆言其苗裔耳

非必指其身也而讀者不察以鯀為顓頊之親子稷
契俱帝嚳之親子于是竹書紀年謂鯀一百九十歲
而誅推其受命治水之年蓋已一百八十一矣世必
無一百八十之人猶膺重任者八十九十曰耄有罪
不加刑焉亦必無一百九十而猶誅殛之者堯未舉
舜之先書稱百姓昭明庶績咸熙稷契果親弟百八
十年而不知堯豈若是之暗而羲和四岳諸人豈蔽
賢若是哉本紀以稷契皆帝嚳子已未可信以鯀為

顓頊子斯斷斷不然禮記疏引春秋序命歷曰炎帝

號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二十歲次黃帝曰軒轅氏

傳十世一千五百二十歲次少昊曰金天氏傳八世

五百歲次顓頊即高陽氏傳二十世

左傳疏引此云傳九世

三

百五十歲次帝嚳即高辛氏傳十世

左傳疏云傳八世

四百

歲鄭康成嘗據之以紂本紀緯書雖不可信此說近

之愚按左傳子產謂鯀化黃龍以入羽淵實為夏郊

三代舉之魯語及祭法皆云夏后氏郊鯀而宗禹夫

禹受天下于舜猶舜受天下于堯也舜不郊瞽瞍而禹獨郊鯀焉此必無之事韋昭曰魯語有虞氏郊堯而宗舜祭法又云有虞氏郊嚳而宗堯蓋舜在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耳愚謂鯀之得郊當亦如是禹能修鯀之功夏之子孫因禹而追鯀于義無害若當禹之身而直以其父配天則何以處夫殛之羽山者也

異孔傳訓已也退也疏云異聲近已故為已也說文

音異訓舉也蔡傳已廢而復強舉蓋兼取二義袁黃曰當從說文訓舉列子因累桎何以異哉即以舉釋之何不可曰舉哉便見不得已之意

金履祥曰周漢以來多稱堯有九年之水今考自洪水方割即舉鯀俾乂九載無成而後舉舜舜舉禹禹八年于外而後成功前後幾二十年曰九年者以鯀九載言之耳洪水蓋如後世歲有河決之患鯀多為隄防以障之而患日甚然必待九載始易之何也九

載之間非盡無功但無成耳禹之不諫其父何也禹
必常諫鯀必不從舜之知禹亦以此也

七十載否德 烝烝乂 釐降二女于媯汭 嬪于虞

孔傳堯年十六以唐侯升為天子在位七十年則時年

八十六疏云徧檢書傳無堯即位之年孔氏必當有據

附考蔡傳否不通謂與不字通用也古不字本俯九切

曾氏曰烝如烝之浮浮之烝盛德上達化而熟之使

不自知也

袁黃曰釐降之釐與允釐之釐不同不宜同訓為治
蔡云治裝陋矣詩既醉篇釐爾士女孔傳云釐予也
此當依詩詁無疑 孔疏列女傳云二女長曰娥皇
次曰女英舜即位娥皇為后女英為妃鄭氏注禮記
乃云舜不告而娶不立正妃此鄭所自說未有書傳
云然愚按檀弓云舜崩于蒼梧之野蓋三妃未之從
也疏引帝王世紀云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
均三妃癸比生二女宵明燭光癸比他書未聞當以

二女為正 金履祥曰史記稱黃帝曾孫譽譽之子
堯則堯是黃帝玄孫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
歷窮蟬敬康句望嶠牛以至瞽瞍而生舜則舜是黃
帝八世孫堯舜俱出于黃帝則二女之妻不亦瀆姓
無別已乎世系之傳史記之失考也昔歐陽修謂司
馬遷漢史其紀漢之初已不知高祖之世系父曰太
公而猶不知其名母曰劉媪而猶不知其氏而其上
紀五帝之世母妻嫡庶子孫名氏一無所遺耳目所

及尚如此則二千餘年所傳聞者其詳果足信乎或曰世本也非遷所自言也抑世本果出于三代之時乎以世本為三代之書猶以爾雅為周公之書也故朱子謂世本出于附會假托不可憑據今以叙舜之次推之其不可憑也審矣曰然則舜果何出乎考之于書曰虞舜曰嬪于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參之國語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以成樂物生者也夏

禹能平水土以品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教以保于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穀疏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為王公侯伯夫以虞幕並契稷而言則幕為始封有虞之君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者也愚按左傳云陳顓頊之族也自幕至于瞽瞍無違命是幕乃顓頊之後無疑史本紀不載幕名未知去舜幾世然幕既祖顓頊而顓頊乃黃帝之孫帝嚳之父也謂舜與堯非同出黃帝可乎祭法云有虞氏禘黃帝而

郊嚳祖顓頊而宗堯世本固未可信祭法亦不可信
乎意者上古質野禮制未備雖所出同而姓各別者
皆得通婚姻夏商以後始嚴矣

本孔疏

孔疏媯汭在

河東虞鄉縣厯山西西流至蒲坂縣南入于河舜居
其旁周武王賜陳胡公姓為媯為舜居媯水故也金
履祥曰舜生于姚墟因生為姚姓居于媯汭後世復
因居為媯姓非舜有二姓也諸馮媯汭皆在今河中
府河東縣孟子以為東夷之人蓋對文王岐周而言

自河中至岐周千餘里也說者指齊之厯山濮之雷澤為舜側微畊漁之地特因孟子之言而附會之耳史記正義括地志故虞城在陝州河北縣東北五十里虞山之上酈道元注水經云軫橋東北有虞城堯以女嬪于虞之地也

尚書埤傳卷一